

Scriptorium

包慧怡——著

缮写室



缮写室

包慧怡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缮写室 / 包慧怡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675-7999-6

I. ①缮… II. ①包… III. ①欧洲文学—中世纪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0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5345 号

缮写室

著 者 包慧怡
责任编辑 顾晓清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印 刷 者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32 开
插 页 1
印 张 10.87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999-6/I.1915
定 价 59.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外祖父
谢谢他为我筑造了
最初的缮写室

天堂是缮写室的模样（代序）

我的手因握笔而麻木
我的鹅毛笔生着锥形尖
从它的鸟喙中汨汨溢出
甲虫般闪亮的蓝黑墨水。

智慧的小溪奔流如泉涌
从我精细的土黄字体中；
绿皮冬青浆果制成墨水
在羊皮纸上奔流如河川。

我小小的湿润的羽毛笔
在书页间穿梭，有粗有细
丰富着学者们的藏书：
我的手因握笔而麻木。

（十一世纪爱尔兰语诗歌《缮写士科伦基尔》^①）

1

所有的旷野恐惧症患者都应该拥有一间缮写室。

你也可以说：每个缮写士都是一名恐旷症患者。

若你出生于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受过良好教育，希冀安稳体面的工作且厌恶与人打交道，热爱知识，无意担任神职，那么缮写士（scribe）可能是你的理想职业。虽然作为文化生产中心的修道院大多由本院僧侣担任缮写一职，但假如俗众精于书法，或工于细密画，或擅长手抄本制作过程中的其他装饰工序（打磨羊皮纸或研磨矿物颜料不算，它们被默认为每个缮写

① 本书中的诗歌引文，若无特殊说明，均为作者本人翻译；除却少数几处附注底本信息外，下不赘述。

士的自带功能），受许进入缮写室供职的例子屡见不鲜。

进入缮写室（scriptorium），这个打开门的动作同时是对外面的世界阖上门。从此，来自宫廷、法庭、街衢的风声、雨声、市声，乃至来自广场——agora，“旷野恐惧症”（agoraphobia）的词源，引申为一切人群聚集的公共生活——的喧嚣与骚动都将在你耳边轻轻划上休止符，让位于羽毛笔在羊皮或牛犊皮上游走的沙沙声、邻座的翻页声、你自己打翻墨水瓶时的叹息声、鸟儿隔着一世界的光轻叩窗棂之声。

你成了一个艾米莉·狄金森。

2

你成为一种隐修士（anchorite），缮写室成为你的锚（anchor），茫茫海洋中你不愿离开的船只；或成为一种隐修女（ anchoress ），自愿进入一个密闭空间并发誓永不离开，从此天上的那位是你唯一侍奉的新郎，对世界而言你已宣布死亡。

这一切都发生在精神层面，而非制度层面上。没有什么可以真的将你禁足，除了你自己渴望独处、静默、专注而简纯劳作的心。

你成了一个生活在土星标志下的人。

可你不被要求从事研究或严格意义上的创作，你甚至不被鼓励独立思考——“思考是别字之母”，拉丁谚语说。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在中世纪是个可疑的观念，因为一切与纸笔打交道之人，首先是一名书籍制作者，确切地说是手抄本制作者^①——手抄本是中世纪文化道成肉身的全部基础。波纳文图拉在十三世纪转述道：“有四种制作书籍的方法。有时一个人写别人的字，不添也不改，他只被称作‘抄写员’。有时一个人写别人的字，把别人的片断汇聚在一起，他就叫作汇编者。有时一个人兼写别人和自己的字，但以别人的字为主……他就不能被称为作家，而只是评论者。又或一个人兼写自己和别人的字，而用别人的字来作为证据，他就应该被称为作者。”

这里的“抄写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缮写士，虽然不被划入“严格意义上的作者”之列，却属于普遍受尊敬的书籍艺术家的梯队，收入也颇体面——东西皆如是。在波斯和土耳其的抄经传统中，书法家/缮写士的地位和报酬远远高过抄本细密画家，盖因伊斯兰教重圣言而轻形象，也因伊耶二教都是基

① “手抄本”（manuscript）一词的拉丁文词源，即用“手”（manus）来“抄写”（scribere）的。

于各自唯一“至圣书籍”的宗教。在“庄严基督”（Maiestas Domini）像中，杏仁光轮（mandorla）中的基督常被表现为右手祝圣、左手持书的样式。

3

在匿名性方面，缮写士和抄本画家可谓一对幽灵手足，我们对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无所知。他们消隐于历史，其退隐却铸就了中古千年最可见最璀璨的遗产：书画一体、图文互注，仿佛出自天使之手、恍若一个完美自洽的宇宙、足以象征天堂本身的泥金手抄本。Illuminare，“为抄本上色”的拉丁文动词，本义是“照亮”。

进入缮写室，进入历史的幽暗区间；是退隐最深的人将“幽暗的千年”照亮。

照亮，那是一道创世的口令，一个惊心动魄的动词。

4

见于大量抄本细密画中的、一间典型中世纪缮写室的主要

部件：斜面缮经桌，由转轴连接的、安放母本的斜面经台，垂挂在羊皮上防止其卷曲的金属书坠，墨水瓶，羽毛笔，（打磨羊皮的）浮石，椅子，一面可能集采光、寓意、放大（如果我们相信“科伦基尔之眼”之类的原始光学器械在《凯尔经》这类抄本的绘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一体的凸面镜，有时还有一组放着已完成抄本的书架（*armarium*）。缮写士被这些象征知识的器物包围——未完成过去时、愈过去时和将来时的知识——目光低垂，自足自洽，仿佛最高程度的专注可让时光停止，只有墨水瓶中缓慢下降的水位记载着缮写室内时光的流逝。

在类似于樊尚·德·波梵（*Vincent de Beauvais*）《巨镜》抄本的细密画中，缮写室的形象本身被所缮的对象（文本和页缘画）包围，对身处其中的孤独书写者构成一种双重的、双倍不可侵犯的、充满慰藉的裹挟。缮写室成了幽居癖（*claustrophilia*）的理想喻体、《雅歌》里的封闭花园（*hortus conclusus*），以子宫般的内空间孕育着无限可能与甜蜜的基督的佳偶本身。

而隐居在这一切中心的缮写士，在肖像传统中最接近的形象是四福音书作者——类似的密闭空间，类似的姿势和眼神，类似的要求观者绝对屏息凝神的视觉向心力。细密画中的缮写士是没有圣光的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



樊尚·德·波梵，《巨镜》抄本

可是，等等，我们迄今谈到的都是出现在抄本中的缮写士形象。然而常识、考古和建筑史资料都告诉我们：修道院中的缮写室是一个用于集体劳作的宽绰空间，单人缮写室是个例中的个例（比如传说中以一己之力抄完《魔鬼圣经》的那名被囚者），后者只能被称作私人书斋。制作一部图文并茂的手抄本，从来是一项需要团队合作、耗时费力的长期工程。比起图像传统，艾柯在《玫瑰的名字》中用文字描写的缮写室更接近历史事实：

我忍不住一声惊叹。这一层楼并不像楼下那样分隔成两半，因此使人感到分外宽敞。天花板是圆弧形的，并不太高，有坚实的柱子支撑，包容着一个光线极美的空间。因为较长的那四面墙上，每一面都有三扇很大的窗子，而每个塔楼外围的五边，各有一扇较小的窗子；最后，中央的八角形井孔上，有八扇高而窄的窗子，让光线由天井照进来……在每扇窗子下都有书桌，古物研究者、图书管理员、标示员和学者们，都各自

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由于一共有四十扇窗户，所以同时可让四十个修士一起工作，虽然有时也许只有三十个。

抄本细密画中鲜有表现多人在缮写室内工作的场景，是受限于羊皮的尺幅，还是因为作为艺术原型的缮写士是且只能是一个孤独的沉思者（il penseroso），一如塔罗中的隐士牌？

6

曾经，即使在世俗主题抄本的制作中，作为彼此仰仗的合作者，细密画家仍不如缮写士受重视。这种情况直到十五、十六世纪“中世纪之秋”才逐渐改变：随着城市工商业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大批世俗贵族和富贾纷纷向民间抄本作坊订制以精美细密画胜出的抄本，抄本画家的名字逐渐被世人知晓——通常仅以作品或作坊的名字，如“《贝德福时辰书》大师及其作坊”——豪华抄本成了比珠宝乃至地产更好用的炫富利器。在巴黎，林堡兄弟及其团队为贝里公爵所绘《奢华时辰书》是其中最为纸醉金迷的例子，林堡兄弟三人也因此成为极少数在美术史上留下具体名姓的抄本画家。



林堡兄弟《奢华时辰书》
“黄道十二宫解剖图” 页

而随着为酬金工作的民间作坊日渐取代修道院缮写室，随着真金金箔取代黄铁矿，将中世纪晚期的抄本装饰得日益富丽堂皇，随着古登堡的新发明缓慢但不可逆地取消着缮写士们繁复工作的必要性——缮写室的黄金年代结束了，作为恐旷症 / 幽居癖患者庇护所的理想劳作空间撤离了历史的舞台，遁入象征的幽冥之域。“黑暗的”中世纪降下帷幕，文艺复兴凤冠霞帔地登场，一切都那么鲜艳、那么灿若白昼，“夜”似乎随之消失——人们仿佛再也不需要“照亮”。

7

不舍昼夜，捕捉智慧

是我把黑暗，化作光。

（九世纪爱尔兰语“修道院抒情诗”《学者和他的猫》）

对于 Pangur Ban，这只爱尔兰语文学中第一只有名有姓的猫，对于它的主人，以及所有艾柯笔下“生在有电视机的年代，灵魂却属于中世纪”的人而言，天堂就是手抄本缮写室的模样。



勃艮第公爵的缮写士兼译者让·米耶洛肖像，
出自 1450 年左右他亲手所缮的抄本

莎士比亚的舞台

——比尔·布莱森《莎士比亚：作为舞台的世界》

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泰晤士河比今天宽阔多了。没有人工河岸的拘束，这条城市大动脉尽情舒展开拳脚，水面最开阔处足有一千英尺。泰晤士河吞吐货船游舸无数，水质自然不敢恭维，却奇迹般地成了鲃鱼、比目鱼、真鲷、黑吻粗鲽和鳗鱼们嬉游凫水的芳泽，运气好的渔民甚至可以捕到海豚。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曾有一头鲸鱼到此一游，引得目击者纷纷流连忘返，久久沉吟。

十六世纪下半叶的伦敦桥也比今天热闹得多。当时流行着一种迷信：“贤人上桥如履平地，笨伯上桥栽入水里。”这种说